

A Day with Mr. Jules
Diane Broeckhoven

朱尔斯先生

我们的一生，没有平凡，
亦没有伟大；
我们的爱情，没有刻骨，
亦没有铭心；

的

但是可以看着你，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已足够幸运。

最后一天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
造就了我们去世时的模样。**

**而每件事，绝对是每一件事，
都与此有关。**

〈西藏生死书〉

头都在提醒着她时光的痕迹。爱丽丝像一个无骨的小动物一般窝在温暖的大床上，此时，她的脑袋不自觉陷入了一片空白。朱尔斯身上的气味闻起来就像是升华了酒精味的比目鱼，还混合着些肉桂的气味。这么多年来，爱丽丝已经习惯了有他在身边，他像一道黑色的巨大的影子，紧紧保护着爱丽丝，一直都形影相随。



和往常一样，这个时候朱尔斯早已经开始在厨房准备早餐了。在爱丽丝的记忆中，这是他在这个家里做得唯一一项家务活。每天清晨八点钟，他便开始了他这一天的例行公事——煮咖啡、做早餐。当还赖在床上的爱丽丝闻到扑鼻而来的新鲜咖啡的香味的时候，她便也吸饱了这一天清晨最心满意足的时光了，随即准备起床了。她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扶床站稳后，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臀部与大腿像被过度拉伸的橡皮筋一样紧绷，而她那萎缩后下垂的胸部则无力地依偎在肋骨上。

她发现自己真的老了。时间的风霜像把无情的利剑，穿透每个人的身体，还硬是要在上面划下些岁月的记号。每天起床后的一个小时里，爱丽丝都很不适应这身衰老的皮囊，但随后就又会现实的事务麻木了感叹，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她也就淡然接受自己衰老的事实了。



夜里下了场雪。爱丽丝望向窗外，看到外面的街道映出一片白色。她披上睡袍，以便把从床上带出的温暖锁在这蓝绒布之下，保存在自己的身体里。她系紧腰带，双手自然地滑进睡袍的口袋里，这个姿势让她此刻感觉惬意无比。

窗外昏黄的路灯发出微光，斑驳地照在雪地上，将行人留下的错乱脚印也映出了一些微妙的静谧感。在街灯昏黄的光亮下，住在楼下的女人比伊正忙着清理楼前人行道上的积雪。

骨子里的冬天，那可真是冬天啊！厚厚的雪，那么真实的冬天仿佛就是昨日一般。只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像那时那样年轻了。

她浅浅地笑着，慢慢挪向他。僵硬的膝盖使得她只能这样迟缓地移动步伐，小心绕过真皮沙发，坐在了朱尔斯的身边。她的手拂过朱尔斯稀疏的头发，忽然间又停了下来。

今天的朱尔斯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餐桌边等她，而是坐在这沙发上，透过玻璃墙静静观望着窗外曼妙的雪花。这温馨的场景让爱丽丝感到了一种柔软的情绪在心中慢慢升腾起来。她觉得人有时并不需要像遵守规则一样按部就班地生活着，偶尔停下来，享受一小段自由闲暇的时光，就好像是突然收到一份神秘的惊喜礼物一般，意外却又让人欣喜不已。



爱丽丝缓缓将头靠向朱尔斯，感到了他的肩膀正朝她散

朱尔斯先生的

最后一天

发出一股温暖的气息。她下意识地将头倚在朱尔斯的肩膀上，紧紧依偎着他的一侧。她就这么一直靠着朱尔斯，即使被他身上的马甲刺痛了脸颊，也毫不在意。

爱丽丝看着两人折射到窗户上的影像，两个老人宁静相依，美满而幸福。想着想着她不禁微笑了起来，撒娇似的语气说：“光亮和漆黑居然是在一起的，朱尔斯，你看啊！”

朱尔斯依旧没有回应。他就这样坐在她身旁，任她靠着，也纹丝未动，双手停放在裤子清晰的折痕上。爱丽丝听到厨房里的咖啡机滴出最后几滴液体，随后伴随着蒸汽发出滴滴的叫声，他们的咖啡已经煮好了。此时，一切都显得如此安静，这安静过了很久很久之后，爱丽丝才恍然意识到了些什么。她忽然坐直身体，侧身正对着朱尔斯，大声尖叫着喊了出来：

“朱尔斯！”

她的声音如同一只受了惊的小鸟，从喉咙中逃窜出来，

爱人起床吃早餐之前，他走了。

一种奇怪的念头强烈地拍打着此刻爱丽丝的脑海，她觉得朱尔斯一定还活着，他就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身边，她知道他一定还能感觉得到她。她不相信朱尔斯会走得那么突然。她不停地和他说话，想着如果此时起身去厨房，朱尔斯也会站起来跟她一起进去，他们会坐在厨房里那张熟悉的餐桌旁边吃早餐，一切都如往常一样……

这种想法让她莫名平静了下来。朱尔斯怎么可能死了呢！尽管怎么想都觉得很难接受，但死神正在把这一残忍的事实通过朱尔斯渐渐冰凉的体温，渗透到爱丽丝的骨头深处。朱尔斯死亡的消息就游离在她的血液外面，刚刚好触碰到她神经的末梢。那残忍的事实像濛濛细雨一般漂浮在她每一个毛细孔上，想要钻进去，却被她生生地抵抗着。她不会知道，这种痛苦的挣扎最终是徒劳的。

“太可怕了！他竟然把我落在后面了！”她喃喃着自语，

认识他时的模样。爱丽丝还记得自己曾经是怎样为朱尔斯那脆弱敏感的神情而心动不已的。那就这样吧！让他保留这个表情吧！



爱丽丝用眼睛仔细打量了一遍朱尔斯的全身，注意到他放在波斯地毯上的双脚只套着双长筒袜，竟然没有穿拖鞋，爱丽丝摇着头笑了笑说：“朱尔斯，你的拖鞋哪里去了？待会儿你的双脚会着凉的，还有，你知道你的膀胱已经快罢工了，怎么那么不注意自己呢？”语气中带着轻快的责备。

爱丽丝走进卧室去找朱尔斯的拖鞋，刚才客厅里出现的那道神奇的白光也钻进卧室来了，她觉得有必要把窗户打开来，尽管这些年来这工作一直都是朱尔斯所专属承包的。现在他不在了，很多很多事情都不得不留给爱丽丝自己去处理了。

睹物思人，现在仅仅做着朱尔斯平时最常替她做的事情，



爱丽丝再次望向窗外那片白茫茫的雪景，街道上的行人渐渐变多了，那好像远处的黄铜管乐的演奏声也越来越近了。人们在人行道上清扫着积雪，扫帚和地面的摩擦声有长有短，此起彼伏。爱丽丝想至少自己不用担心待会儿去超市的时候会因为地面的积雪而摔上一大跤了。她今天是要去买东西的吗？她还有必要再去购物吗？她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一个人呆站在空旷的超市架子面前，对着琳琅满目的货物，而身边却没有朱尔斯陪伴的情景。

她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一朵小小的玫瑰不安地在爱丽丝的喉咙上开出花朵，像在嘲笑着什么。



她该做什么呢？打电话给医生？或者是他们的儿子赫尔曼？这个时间，他已经出门去上班了，接电话的一定是儿媳

妇儿艾米，她总是会在家的。想着想着，爱丽丝摇了摇头，她还是无法想象自己将开口对人说，“朱尔斯死了”。可是转念爱丽丝又意识到，他们的儿子应该从母亲这里亲口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而不是随便什么人转达给他，那样的话对他太不公平了。但也许艾米不算是别人呢？爱丽丝的思绪陷入了混乱。

她又站了起来，重新给自己的杯子斟满咖啡。她悲怆的情绪再一次在胃里翻江倒海起来，而这杯咖啡及时地帮助她平复了悲伤。此时，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爱丽丝打开冰箱门，站在冰冷的柜子前，绞尽脑汁地回忆着冰箱里还有什么存货可以吃。她甚至忘了自己可以看一看，而不用这样费力地在脑海里搜索记忆。她想起他们今天本来打算一起做羊排吃的，放上些迷迭香和大蒜的美味羊排，朱尔斯特别喜欢这道菜。他昨天都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把

浑身像被电击了一般麻木。朱尔斯已经死了，她差一点就要将这个�息完美地抛之脑后了，可它却像无孔不入的鬼魂，残忍的消­息再度袭击她的大脑。

她走到客厅朱尔斯坐着的沙发前，看着他的身体依然还是半小时前的模样，端坐在那里，没有移动过半分。然而爱丽丝意识到了最残忍的改变，就在她吃早饭的那段时间里，朱尔斯身上残存的最后一抹体温也逐渐消散了，连带着他身体里最后一丝生命的气息也一起消失不见了。或许此刻，朱尔斯已经去死神那里报到了，生命已经从他的毛孔中撤离殆尽了。

“等一下，朱尔斯！”爱丽丝说。“我马上给你把报纸拿来。”



看报纸是朱尔斯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之一，当然，爱丽丝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今天好像所有的常规都在被打破。朱

第一部分

清晨之后

尔斯总是很注意自己的仪容，如果没有洗完澡，整理好衣衫，刮干净胡子，他是绝对不会下楼出门的。他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嘲笑住在对面的一位邋遢的老女人，她穿着褪了色的睡衣，匆匆忙忙地从对面的公寓楼里跑出来取报纸。还有些可笑的男人，他们套着一件外衣就出门了，外衣的下面竟然还露出了松松垮垮的睡裤的边角。这些衣着不讲究的男男女女们，经常这样出入在大楼之间，让这栋楼的夜晚被一种怪异的气息缠绕着。他们真该好好看看彼此，难道邻里之间就不用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了吗？

爱丽丝低下头去，嗅了嗅自己身上的味道，她穿着睡衣，腰间系着一条毛巾布材质的腰带，爱丽丝紧了紧腰带然后走到咖啡桌旁边，坐在朱尔斯的面前。她愿意赌上一切发誓，那一刻，她确实看到了朱尔斯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

“待会儿我会在睡衣外面加一件外套的，朱尔斯。”爱丽丝跟朱尔斯解释道。“你帮我听着电梯的声音，来了要叫我哦！”

浴缸里。水还在流着，她转身，开始在抽屉里翻找她的塑料浴帽。湿头发披在脖子上会很不舒服的，而且还会弄脏她羊毛衫的领口。她用橡皮筋胡乱地扎了一把头发在脑后，浴室里面太热了，于是她顺势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踏进浴缸里面洗澡之前，她还光着身子踏在了走道上面，当然还带着那顶傻乎乎的浴帽。

“洗澡的时候我得想想待会儿大卫来了我该怎么应付他，”她对着朱尔斯那已经没有意识的后脑勺喊话。“或许我应该给比伊打个电话，跟她说你今天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或者说你感冒了。但是那样的话，她肯定会过来嘘寒问暖的，然后一直跟我唠叨哪些草药茶会比较有效，哪些蒸汽浴很好使之类的。算了，朱尔斯，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想出更好的主意来应对的。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好准备呢！”

管当下的棋局如何。也就是说，他们每次都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决出胜负。只有那么一次，他们是在规定的半小时内完成棋局的，那次大卫赢了，但是他却始终酷酷的，好像也没什么可开心的样子。其实对他来说，下棋的输赢并不意味着什么，反而这种持续着的重复的习惯，能给他带来一种安逸的享受。

这个小男孩拥有一张天使般的脸庞，和那脸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古怪而修长的身材，看上去感觉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由电池带动出来似的。小男孩儿很少说话，总是静静地观察，好像在内心里收集着各种表情和心情，也不表达出来，只是微笑，然后继续沉默。也许生命本身就是一出戏剧，而大卫则只是在自己的舞台上小心翼翼地表演着自己的角色而已。



大卫和他的母亲比伊住在这间公寓的三楼，爱丽丝从来没见过大卫的父亲或者他其他的亲戚。如果有人问大卫这些

利电影《奇迹·马塞利诺》里面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儿，爱丽丝每次看那个电影都要被感动地哭上好一通，朱尔斯对此总是不屑一顾。



“大卫有自闭症，”比伊解释说，大卫可以从大人的叹息声中读出他们对他的不满，却始终一言不发。“他今天有点闹情绪，不然他肯定会爽快地回答你们，他现在正在放秋假的，对吗，大卫？”

“大卫，你为什么不开心啊？”爱丽丝又问了一个问题，这次她直接对着大卫说，而不是问比伊，爱丽丝怀疑比伊根本还不清楚什么叫自闭症吧！

大卫有些吃力似地看了一眼爱丽丝，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爱丽丝是他面前巨大的空气一般。大卫并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

“他刚在学校里学会了下棋，”比伊赶忙替大卫解释道。“他现在特别迷恋这个游戏，但是我又不会玩儿，所以他很沮丧没有人能陪他下棋……”

这时，朱尔斯忽然说话了，“我想我可以和你一起下棋。但我已经好久没跟人下过棋了，估计要赢你还挺难的。要不今天下午你就来我们家，我们俩下一盘？三点钟怎么样？”朱尔斯热情地向大卫提出了邀请。

小大卫的脸一下子就由阴转晴，笑颜逐开了起来。爱丽丝看到自己的丈夫此刻如此温柔慈爱的模样，很是心满意足。

“那明天早晨 10 点吧！”大卫说话的语气很轻，却有一种不容辩驳的坚定。

比伊笑了起来，说：“他喜欢按照习惯做事。在学校的时候，上午 10 点整正好是他下棋的时间。”



就这样，朱尔斯和大卫之间约定了他们下棋的时间。每天上午 10 点整，大卫就会和他母亲一起乘电梯上到六楼。和这个小男孩在一起的时候，朱尔斯好像也得了自闭症似的。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对话，总是陷入一种让旁人觉得大气不敢喘的寂静中，他们就这样沉默着你一步我一步地交替着走棋。

每当小客人来家里下棋，作为女主人的爱丽丝就会准备一些小饼干或者一杯热巧克力牛奶，但是对于大卫来说，这些小点心看上去都是多余的，他是过来下棋的，不是来吃吃喝喝的。

从第一次大卫上门和朱尔斯下棋起，每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大卫就会准时在上午 10 点整敲响爱丽丝家的大门，从不爽约。他每次都坚持一个人来，比伊通常会把他送到三楼的电梯口，到了六楼，大卫自己会从电梯里走出来，然后按下朱尔斯家的门铃。